

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暨暨會猶最也解詰曰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最謹系小爾雅曰最聚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眾注云聚或為最徐廣解史記以為最

亦古之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之為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解詰曰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

是盟我欲之故從及大也及者天子有慶于諸侯加進律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

經言和婁人寢之也寢者天子有慶于諸侯加進律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

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獲乎此解詰曰據戎齊侯

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春秋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之為義其後自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為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

義則事之若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他事因而褒之也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

可略也昧者何地期也兩居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他事因而褒之也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

敢當正居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之者何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為克殺之也兩雅曰勝肩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殺梁傳曰

處心積慮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解詰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

許及莊公即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鄭之地有都邑徒聚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殺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解詰曰

殺其弟年當國也當國者著其強禦與國為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其地何當國也當國者著其強禦與國為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其地何當國也

地解詰曰據俱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在內謂國都之內統於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

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為王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

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

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之與董仲舒曰古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解詰曰仲

之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遠同姓謹案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葬與考對文者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

禮以廟稱此比諸父也仲子屈於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

故據隱現為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為君則其母不稱者何喪事有贈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兩言之者贈者或持以馬或以乘馬束帛

子賜于宋致辭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具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贈以來黃大輅則亦得有車解詰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

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立三鍾二玄三法天鍾二法地因取足以共

車馬曰贈禮道此者取與貨財曰賵衣被曰襚知生者贈知死者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

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詰曰尊貴桓母以起告天子諸侯窮桓當立其言來何解詰曰據歸含不及事也荀卿子曰送死不廢極尸生不

王使叔服來會葵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及其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贈可

日去來所以為及事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兩受當各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及者分別尊卑之辭夫人與公一體嫌竟者若已在於內者 辭公故不假絕也 解詰曰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此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歸者與使有之 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主書者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解詰曰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宋土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與可知故省文明宿 當自首其禁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解詰曰祭者采邑也謹案凡祭皆周公何以不稱使伯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 解詰曰

封來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解詰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垂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于君臣怨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為受者美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月者為卒也奔例十一月二事月當在出奔國家之所以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併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通逃臣亦為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魯梁傳以為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奔離不和出 奔于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是亦取公羊之說為長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曰孫長書曰 遠也 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桓之所建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敵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叔卒失之 二傳皆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

十七年和裏快來奔傳云和裏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為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建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為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建也親疏之節蓋取諸此凡大夫卒曰者主為恩痛錄之所傳聞世恩殺恒不日繼牙之日有故焉爾所聞世恒曰惟得臣仲遂以罪不日至于所見之世雖有罪皆曰卒矣董仲舒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解詰曰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蓋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解詰曰凡書會者蓋其虛內務特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戎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時傷害多則月非也前後入恒書月若討有罪日錄之其畧不言月者唯衛師入戚宋人衛人入鄭秦

人入都吳入州來於越入 吳五事兩當文各有說

無駭率師入極 音義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出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益與族公命以字為

之駭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此本可以追氏之若公羊之駭駭者何駭氏而國語謂駭駭者言宜尊其卿位諸侯駭駭人若曰宜降為小國也

曷為貶 解詰曰據公子遂俱 疾始滅也 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 始滅昉於此乎 解詰曰昉猶始也齊人語音義昉平石經作放

前此矣 解詰曰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 解詰曰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 君子所修春秋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解詰曰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內同月當案下例當案上月曰否謹案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稷人之世令誠有外內同月當案下例當案上月曰否謹案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無駭率師矣內諱試言要與實覺者同辭則諱滅言入即與實入者同辭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好執天子聘我之使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 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緌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錄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履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

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為卿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解詰曰為養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

者何無母也何謂公以為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若然宋公無母猶有諸父兄師友傳何言辭窮也左傳正義曰宋公

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皆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廣森謂則紀有母乎曰有稱使知有母有則何以不稱

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得通于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解詰曰據伯姬歸

何譏爾爾猶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則曰曷為則譏則曰何譏爾者則曰曷為則譏則曰何譏爾者則曰曷為則譏則曰何譏爾者

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謹案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使上卿逆

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君之問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使上卿逆

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有卿大夫之服未章有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義也又著詩作於齊哀公之世傳言不親迎前此者亦

徵矣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解詰曰春秋則君臣和居臣之始也夫婦則天下治故夫婦者

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

離父母之辭紀履在塗稱婦解詰曰公女結駟陳人之婦是也謹案女子重出已往則義成爲婦入國稱夫人解詰曰入國則尊賢有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者何內女也解詰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婦人生以父母爲家故謂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無聞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廣森以爲左氏經作子伯者是古文省伯帛皆止爲白誤寫遂異耳

亦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解詰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解詰

鄭人伐衛 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謹案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春秋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二月秋之孟春謂之三月冬之孟春謂之四月

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發王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若曰是文王所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且春秋奉

周月則春亦周王之春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王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漢律麻志述劉歆曰春三月

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是古左氏謂說亦然而今治左氏者輒但以爲時王之二月既以王正月足矣何必於二月三月一施之若謂歲

首不可以無王則二年春固無王謂月上不可以無王何又未言夏王四月四時皆王者所當取法矣獨繫王於三春也進退之指都不可通

二月庚戌天王崩

又文王之法諸侯請謚
或有故當越繇而

然也不祿
不然其祿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未葬宋繆公

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曰記事云乎止當時何危爾宣公諱然公曰以吾愛舅舅不若愛女以茲私親守廢主則舅不若女

終為君矣解註曰與夷者宣公之子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左傳曰使公子馮出居

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寇司空與夷復曰解註曰與夷者宣公之子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之主也今君逐君之

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其後稱之也

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責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解註曰爾女也吾立乎此攝也

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弑繆公禮葬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解註曰馮與夷皆共弑繆公

乃反國時與夷甫生耳繆公本意欲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政然也

在鄭鄭比微之反又不可討賊蓋知乎弑者也潘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弑者馮故君子大居正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

質而此不從殷者宋之禍宣公為之也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繆其父之讓成其子

搭亂世因時之宜宋之禍宣公為之也之惡雖與夷賢然無禍猶為私其子故君子以終之讓為義以宣之讓為失正

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解註曰杞莒子伐疾始取邑也解註曰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

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故不為下戊申衛君完卒日

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此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解註曰與夷同義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

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未得其說而強說之

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伐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伐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謂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住要與相見故言

亦云某遇公于某春秋之中偶無其事耳解註曰遇例時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晉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再列宋公陳侯蔡人衛人者直言晉率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

稱公子彭葛為貶解註曰據叔老會與弑公也外弑公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弑君之賊無所見故量避諱皆託貶文以起之咬趙之徒乃云凡

得貶輩即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職輩山等是也二曰未命使柔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越椒等是也四曰一

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為善斯去氏為貶

益昭其與弑公奈何諸問事狀公子翬詔乎隱公解註曰詔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為君矣詩曰無庶子子憎隱公曰吾否吾

使脩塗裘吾將老焉解註曰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

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解註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諡者傳家所加謹案生而舉諡順記事者之亂若左傳於

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解註曰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石碯討賊之辭也久久之也莊彥直曰衛人不即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按濮衛地

昔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洪縣也錄于濮者與鄭同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者何公子晉也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為君晉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春秋以立子為正立

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之屬不書者亦記始之義其稱人何厥立之之辭也解註曰晉得眾國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作碯

秋推見以至
隱此之類也

邾婁人伐宋

解詁曰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者有害于人物隨事而至者謹案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螽食節賊食根螽經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感厥風溫螟蟲起胡康侯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前公觀魚于棠彊諫不聽此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德之加一等故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乃不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宋彊而無義圍變弱邑至於昇歲將為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邑而言圍者有圍圍穀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

左氏經作渝平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為墮左傳墮服度曰墮輸也詩載

有成也

解詁曰吾魯也末無也音義吾與鄭人則曷為末有成孤壤之戰隱公獲焉

解詁曰時與鄭人戰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解詁曰戰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謹案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輩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者及知言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言來者起孤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弱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孤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徐彥曰日者以下我八邾傳云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者時過則書

解詁曰過則書無事則書其始月也

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諸特言春秋者皆一舊史而示新義者也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言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日月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月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為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為可知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及也

解詁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眾居外故書以疾之不擊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國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國也

解詁曰叔姬歸于紀

解詁曰叔姬歸于紀

解詁曰叔姬歸于紀

解詁曰叔姬歸于紀

滕侯卒

何以不名

解詁曰滕侯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國也

解詁曰滕侯卒

解詁曰滕侯卒

解詁曰滕侯卒

解詁曰滕侯卒

解詁曰滕侯卒

解詁曰滕侯卒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

解詁曰上國中邱者何拍問邑也欲因言何以重書也

論曰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解詁曰

論曰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解詁曰

論曰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解詁曰

論曰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解詁曰

論曰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解詁曰

論曰春秋動眾則書重民也解詁曰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解詰曰據公子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解詰曰據上賤主起入為滅不為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也文王之昭有聘季載白虎通義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爾不時也故其罰常雨也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雷炎災

也漫漫也其雷雷雷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是也蓋雷驟震將致君微也解詰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歷時者加自文為異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爾傲甚也解詰曰蓋師說以為平地七尺謹案傲厲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

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雪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為威陰厲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陰同也先雷後雪者陰乘間隙起而害陽也逆之禍成焉見其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末命者也解詰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後有功功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

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末命者蓋梁說以為隱諱不白爵命大夫理或然與其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郕豈齊欲得郕故為是會與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范武子曰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謹案是會左

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之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云

夏齊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何焯曰耀之罪

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解詰曰日者見結日偏戰也諸案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

午公子友率師敗苦師于某戊辰叔弓率師敗苦師于清泉雖與外許戰辭同實偏戰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詰曰據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端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為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通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合謀人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

秋宋人衛人入鄭二國以上連師合謀人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

同料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矣

屬為上三國所伐，棄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謹案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

朝也。大戴禮記曰：諸侯之禮，各執其圭瑱，服其服，乘其輿，建其旌旗。既還，饗食致贈。車委積之以具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竟，卿

也朝例時不其兼之何來朝不兼言朝微國也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為後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晉鄭之音祁連之祁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八許曰若蓋魯齊不貳鄭不敢有卒致許叔得存其國

弑則何以不書葬解註曰據桓公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解註曰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

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

於仲尼不知葬之意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經

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為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爾觀邱明

之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於駟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公薨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竒義板本不復讐上脫子字從開成石經增不繫乎上熹平石經無以為二字公薨

何以不地解詁曰掘於路寢公薨於路寢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解詁曰不忍言其僇尸之處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解詁曰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

但桓疑而藏之謹案穀梁傳亦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者言乎隱之非正以文王之正月治之而公不敢即位也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必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驪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嫁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於微者仲子始娶即貴

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無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

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詁曰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藏賢居憂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

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宿者先誠之辭諸侯至遠邇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

然謹事上之帶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

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

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畿外此邑也据上云魯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
 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徐彥曰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

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廟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脩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顯與君弑為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為嫌矣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殘公故孔

父生而有則殤公不可得而殺也故於是宋攻孔父之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啖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謹案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為累於易者

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殲則稱謚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索其實

子王也而王冬月則人莫敢過而致維人遂告竟見之下問義父之意三解詰曰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子來月即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
 久正色不立方裏見人亨取述不至棄方其君老子父口謂茅升方色步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美也

月二及車公不足壞故還從本爵爾
三有八會聲矣東矣鄭白于嬰以成

署例近辭詳遠辭畧此為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意亦遠矣因為為意韋據人極諱滅輪參贊而更茂也解詁曰宋公馮與督共弑君

也晉義嚴氏春秋是年所見異辭三句熹平石經從之可立言平議獲之等平見也而立諸侯會于檟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今宋俞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小人同類相養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

三國志卒卒有正亡卒益州有伯也州中有益無道者則長帥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龍濟保任壞賄雖不諱不為成

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
解詁曰據昔人伐杞取羊屮後以羊屮來齊不繫也
器從名解詁曰從本主名之
地從主人解詁曰從後所屬主人
器可以從名也

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解詁曰即就也謹案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部鼎此主

本取大鼎于郢故名郢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郢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茂盛而魯有崇鼎晉有盜項之數是也

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解詁曰凡取地皆就其有之與器

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言為其所取遂可以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解詁曰媼妹也引此為喻

戊申納于大廟音義大何以書譏何譏爾義說而事之質家右宗廟上親親丈家右社稷上尊尊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解詁曰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廟之為言貌也思想

秋七月紀侯來朝何邵公云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而漢書亦云后父据春秋褒紀之義白虎通義亦云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宥肇隱二年經有紀子數相承為是說耳其實彼傳言紀子伯無聞未嘗指謂紀若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蒐冬曰狩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縣諸侯軹縣周有四望魯有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祠則不約約則不當當

庖解註曰一者第之殺也自左臍射之達於右肱中心死疾鮮漸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臍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為賓客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臍射之達於右肱中腸謂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

宰嚭伯糾者周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嚭伯糾何嚭與宰嚭宰周公並異故問之下大夫也嚭氏也伯糾冠時且字也不直言嚭伯者降於中大夫也嚭宰則與周公嚭同

虎通義曰陳侯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惠氏說死而得
死為屍字讀若陳湯傳云求谷吉等死晉義城呼述反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解詁曰據孟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解詁曰禮七十則車致仕不言氏者

周人謹審讞父老子代御政者亦諡世綢之意也七十曰老大
仕為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

鄭其言從王伐鄭衛人陳人伐鄭意從王正也解詁曰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謹案以人從己曰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

而文忠忠而恕恕賢親齒皆有其實實者本忠歸贈求賁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卻取防成亂納鼎丹楮刻桷乞師
而文忠忠而恕恕賢親齒皆有其實實者本忠歸贈求賁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卻取防成亂納鼎丹楮刻桷乞師

仲遂至權之寃歸父如晉而不葬晉侯伐秦而先言王國大雩之逆季氏從祀之沒陽虎凡此數者皆不使用質不使用質以致具恕故忠如大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於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

解詁曰：雲旱，謂雨無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雲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謂還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夫驢與宮室，祭與婦謁盛，與芑宜行，與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雲，故謂之雲不地者，常地也。謹案：雲言大者，非常雲也。

何以書記災也蟬蟬屬解詁曰蟬者煩擾之所主趙汸曰凡蟬蟬月會秋初不月掘蟬蟬書七月蟬者凡秋蟬不月皆七月也蟬始出則為災災不止此一月故不月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齊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繫露以為州公化我奪辭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為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去位已為寄公故不復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解詁曰大簡閱兵車便可任用而習之渾案閱義如伐閱之閱簡義如簡櫓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為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

陳陀者何陳君也仲桓公之弟也殺桓公太子免而自立陀取蔡女數如蔡淫免之三弟長曰躍中陳君則曷為謂之陳陀絕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子同生解註曰據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喜有正也解註曰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

行與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為此說者鄙哉
疾惡桓公蕭楚曰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必書世子孔子脩春秋去其世字耳桓公殺兄竊國王法所誅絕故於同生不書世言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解詁曰：樵，薪也。以樵燒之，故謂之樵之。齊人語。何言乎以火攻？解詁曰：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疾始以火攻也。

解詁曰征伐之道不通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咸亡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解詁曰據邾國之也

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訛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解詁曰欲使如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國者宮廟朝廷所處故重錄之異於常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解詁曰據勝失地之君也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

之君曷為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其稱侯朝何據實來也不通伯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解詁曰穀伯綏本與魯同貴為諸侯今失爵亡土來

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

故云爾徐彥曰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八年春正月己卯燕燕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夏曰烝祠之言嗣也春物始生思嗣親也杓之言酌也取新菜可酌嘗者嘗新穀

當于公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傳於田特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夫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

先王而事事變求其說隨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為得禮不書則何氏亦謂此傳矣譏何譏爾譏也爾爾也爾爾也爾爾也

未故以周正月燕也正月燕五月復燕乃所謂五耳主禮者在下不言春燕則夏燕之燕不見故傳釋經書兩燕統為燕非再燕也五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也

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五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

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祈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

人先求諸明周人先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解詁曰四者四時祭也表當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

求諸幽質文之美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解詁曰四者四時祭也表當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

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蓋此意也言士者舉下以緬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用其二而已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且字父者配字之號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

夏五月丁丑燕何以書譏亟也管議已上諸亟字並音去莫反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

後有即師龍門之戰添血尤深音義添古流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宰婚禮不稱主人解詁曰時王遂者何生事也生事者因事起事其

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得為政成使乎我也待我而後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使由也

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不

夏四月